

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 (精装珍藏版)

一场逗你玩的哲学探险

DOES

SANTA

本书内容

无法描述

本书书名

EXIST?

ERIC KAPLAN
A Philosophical

〔美〕埃里克·卡普兰

著

袁婧

译

引起知乎、豆瓣热议的超级哲学入门书

写这本书的人，也是《生活大爆炸》的编剧兼执行制片人，
《生活大爆炸》有多搞笑，这本书就有多烧脑。反之亦然。

BAZINGA!

《生活大爆炸》谢耳朵、艾米、霍华德众主演一致推荐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 (精装珍藏版)

一场逗你玩的哲学探险

「美」埃里克·卡普兰——著

袁婧——译

DOES SANTA



本书内容

无法描述

本书书名



EXIST.

ERIC KAPLAN
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

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：
精装珍藏版

[美] 埃里克·卡普兰 著
袁婧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：精装珍藏版 / (美)
埃里克·卡普兰著；袁婧译. 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，2018.2

ISBN 978-7-5596-1431-5

I. ①本… II. ①埃…②袁… III. ①哲学—通俗读
物 IV. ① B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7906号

Does Santa Exist?:
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

by Eric Linus Kaplan

Copyright©2014 by Eric Linus Kaplan
Illustrations©2014 by Eleanor Davis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

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Dutton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LLC,
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©2018 by
United Sky (Beijing) New Media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5-7544 号

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
责任编辑 李伟
特约编辑 王微
美术编辑 晓园
封面设计 汐和

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
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
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字数 136千字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8.25印张
版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5596-1431-5
定价 49.80元

UnRead
—
思想家



关注未读好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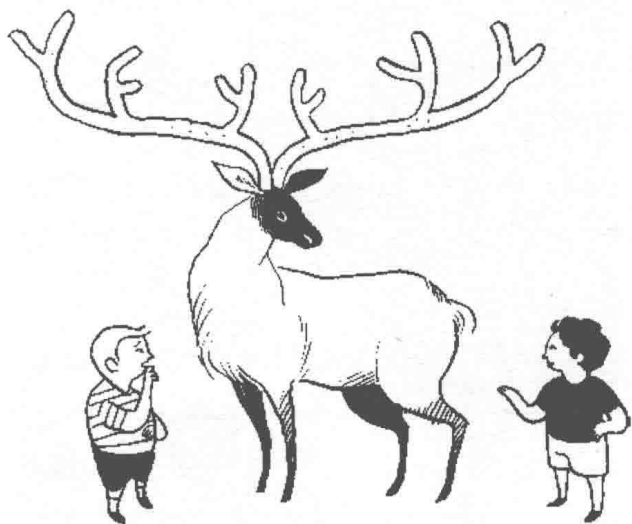
未读 CLUB
会员服务平台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：(010) 5243 5752 (010) 6424 3832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
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引言

我儿子、儿子朋友的母亲和两种解释



直到我儿子阿里 (Ari) 上了幼儿园,“圣诞老人不存在”这个问题才开始影响我的生活。小阿里并不相信圣诞老人。十月初那会儿,他本打算和好朋友斯凯勒 (Schuyler) 一起去动物园,但斯凯勒的妈妈塔米 (Tammi) 给我打电话,说她不想让儿子去了,因为动物园有驯鹿,她觉得孩子们会因此讨论起圣诞老人。小斯凯勒相信有圣诞老人,他是一个很乖很萌的孩子,还没有跨入叛逆别扭的青春期的,塔米希望儿子能继续相信圣诞老

人，哪怕只有几年。所以她希望取消这次游玩，这样阿里就不会告诉斯凯勒“压根儿就没圣诞老人，那只是你爸妈”，然后动摇他关于圣诞老人的信念。

但这实在令我不解。为了维护他儿子与圣诞老人之间不真实的联系，塔米宁愿牺牲她儿子与阿里之间真实的友谊。

为什么我这么确定圣诞老人不存在呢？不是因为我从没亲眼见过他，毕竟我也没亲眼见过以色列名模芭儿-拉法莉（Bar-Refaeli），但她是真实的，起码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还活得好好的。也不是因为我没去过北极，没见过他和那些小精灵。虽然那里只有厚厚的冰与雪，但也有很多相关解释——圣诞老人能把大胡子整个铺开，让人们找不到他；而小精灵有种机器，能扭曲周围的光线；又或者，我已经见过了圣诞老人，但又被他强迫做了脑部手术，清除了记忆。但以上都不是原因所在。我之所以不相信圣诞老人，是没人告诉我他们相信，而且圣诞老人的故事也跟我知道的其他事实不符：比如驯鹿并不会飞上天，玩具都是从商店里买来的，等等。

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听，她说：“我相信有圣诞老



人。”我又问她信不信有复活节兔子¹，她说：“我信。我还小，所以我什么都信！”

我又讲给我妻子听，她是一位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熏陶下长大的心理学家，她是这样认为的：“美国父母老拿这种事儿糊弄孩子，等孩子长大发现自己被蒙了，一赌气，就成了熊孩子。”

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塔米太太的做法，对此我能想到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有这么两种：

蒙人

出于某些原因，过去美国孩子都普遍相信圣诞老人，可能父母们觉得这是一种吓唬孩子、让他们听话的好办法吧。等孩子慢慢长大，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之后，他们更会觉得那是一种蒙孩子的好办法。这样一来，社会就分成了两类人：蒙人的和被蒙的。蒙人的动机从善意的（父母）到自私的（卖圣诞商品的奸商，或者利用神话把这个移民国家凝聚在一起的美国政客）都有。直截了当地说，这事儿整个就是在蒙人嘛。

1 复活节兔子，在西方传说里是复活节给孩子们送彩蛋的使者。——译者注

就我对现实的观察来看，蒙人现象确实是存在的。我在好莱坞工作，这是一个大量生产影像和故事，再输送给全球观众的地方。我们几个在给电视剧《生活大爆炸》写剧本。某一集里，谢尔顿（Sheldon）在《龙与地下城》游戏里把圣诞老人给杀了。关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，一位编剧希望这部剧能保持开放的观点，因为他孩子会看，他们还相信有圣诞老人。当然，作为一个靠广告过活的美国情景剧编剧，他善良的动机跟不太善良的赞助商们一拍即合。

发疯

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解释——在塔米的思维里，有些东西是自我分裂的。根据这个理论，她的脑海里可能有一部分是相信圣诞老人的。当她跟其他成人聊天时，她会对圣诞老人绝口不提；但在与孩子相处时，她也是相信的。关于她所相信的东西，自不会说出口。她可能永远不会去说“我相信有圣诞老人”，但她仍会对其抱有幻想。如果儿子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了，她就会非常不安，因为她的脑海里有一部分是相信的。

人怎么会同时对圣诞老人既相信，又不相信呢？如果你是

阴谋论者，可能会觉得，对于相不相信圣诞老人这件事，她在撒谎，你会更加怀疑她说出的想法。

但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、环境下，确实会相信不同的事。让我们来设想一下，塔米回到家，躺在床上。当她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脑海中的一个声音，好像就是她自己的。那个声音说：“圣诞老人确实存在。我还记得要等他来。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？是的，一半的我认为他不会来，永远不来了，但凭什么只相信这一半的我呢？”

塔米身体里住着好些个不同的塔米。有的塔米以前曾相信有圣诞老人；有的塔米至今还相信有圣诞老人；有的塔米一想到圣诞老人就会很开心，一想到我（埃里克）不信圣诞老人就会很生气；有的塔米可以自然地想起圣诞老人的图片、电视节目和歌曲。

塔米这个人可以是自我分裂的，这些塔米可以同时存在。就是说，在她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圣诞老人当然不存在了。”但又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希望他能给我带点儿好礼物。”这种分裂也存在于不同的时间之中。这就是说，在圣诞节这段时间之外，她可以随便拿圣诞老人开玩笑；但当圣诞节到来时，她也可以说得真相信有快乐的圣诞老



公公似的。

既然第二种解释连脑海里的声音都谈到了，我们干脆直接叫它“发疯”好了。

蒙人和发疯这两种解释，就更深层次而言，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：前者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产生了矛盾，后者是在自我认知层面产生了矛盾。我们的社会是由各种心照不宣的密约构成的，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谎言。发疯的人不过是蒙自己罢了。

在发疯理论中，塔米的认知出现了断层——既有相信圣诞老人的部分，也有不相信的部分。在蒙人理论中，美国人民出现了断层——有相信圣诞老人的，也有不相信的。但无论是哪种理论，两边的关系都是一团糟。你甚至可以把两种理论互换，说塔米是在蒙自己，或全美国人一

提圣诞老人的问题就会发疯。

那么，蒙人和发疯理论都是对的吗？

关于这两种理论，宗教理性主义批判和人类行为学研究中都有涉及，举例如下：

★ 马克思主义——蒙人理论支持者。神父可以通过蒙人来确保自己的权威：“你死后就可以上天堂吃馅儿饼了。”

★ 精神分析学——发疯理论支持者。人类会以非理性的信念来抵抗精神压力，比如对死亡的恐惧、恋母情结，等等。

★ 神经生物学——发疯理论支持者。人类大脑进化出了存在感知的模块，这在进化中是相当重要的，原始人类必须知道在这个洞穴里还有没有同伴。当我们认定圣诞老人存在时，大量的神经组织会不必要地兴奋起来。这种情况就像是对花粉过敏时，明明没有打喷嚏的必要，但我们总是会对抗原产生抵抗。

★ 模因论——支持由于发疯所以蒙人的理论。模因是指我们的文化基因，当我们因受他人影响而相信、传播某种观点时，人类群体会大规模地模仿。

通常在进行此类讨论时，我们会做好脑洞大开的准备，等着专家用科学理论来说服我们。但在如何看待现

实、看待余生的问题上，科学并没能提供很好的解答。某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会马上反驳：科学当然能告诉我们要怎么看待生活和现实了，显然嘛，它告诉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方式去看待。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可不是在搞科研，他们说说的是科学新闻和科普。

科学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看待科学。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你只能从以上这些理论里选一个来套用——马克思主义、精神分析学、神经生物学或模因论。这样一来，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，只因为它符合阶级利益；精神分析学家之所以信仰精神分析学，只因为它能抵抗焦虑；神经生物学家之所以信仰神经生物学，只是因为它符合因果规律；模因论者之所以信仰模因论，只是因为该理论本身已感染了他们的大脑，让他们自发地传播起来。这些理论只是在自证，解释圣诞老人问题的时候也一样。不能因为这些理论貌似能对某些问题给出科学解释，就去轻信它们，我们不该再继续盲从了，别再相信什么科学解释。这些理论都是用自证来解释圣诞老人。那么当我们意识到这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，又该如何面对这个理论、如何面对圣诞老人的问题呢？

我们可以用科学道理和金钱的价值来打个比方。一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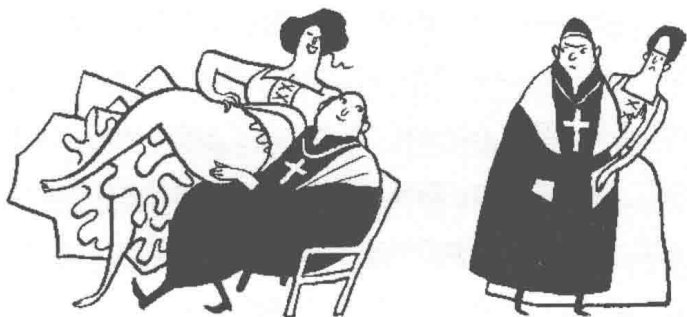
经济学、财经学教科书，能告诉你该怎么赚钱，但不会告诉你怎么判断金钱重不重要。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尽量讨论，从拜金主义到视钱财如粪土、嬉皮士似的居无定所，有的是选择余地，当然你也可以走中庸之道。这种态度同样适用于科学道理，我们可以选择完全相信，完全不信，当然也可以取中间值。

你可能会想，既然塔米已经说了她相信圣诞老人，所以她不是蒙人就是疯了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，你可能会说“疯子从不承认自己发了疯，骗子从来不说自己在骗人”。但这又会产生两个彼此纠缠的问题：一个是道德层面的，另一个是认知层面的。

第一个问题（道德层面）：到处指责孩子朋友的父母或其他人是骗子、疯子，明显是种惹人厌且不礼貌的行为。而塔米似乎也不是在撒谎，她始终是为了儿子，至少表面上是的。

第二个问题（认知层面）：说到底就是那个老掉牙的笑话——一个英国国教牧师在向别的牧师解释什么是“正统”：“我们的教义才是正统，你的是异端。”¹

1 教义（doxy）一词在古英语里也指“妓女”。



它的笑点在于，这种判断“正常”和“真实”的方式，甚至只用常理就能判断出来到底是谁在发疯、蒙人。否则，“你竟然相信圣诞老人，我也是醉了”无异于以一种更高调、更夸张的语气说“圣诞老人根本不存在”，这是一种打扮成心理学的人身攻击。

如果假设圣诞老人确实不存在，我们可以说塔米这人发疯了，但我们不能用她疯了的事实来反证圣诞老人不存在。还有种更直接的方法，如果我们想知道圣诞老人是否存在，可以走出去瞧瞧，看世界上有没有能对应这种信仰的东西。什么才是能“对应”信仰的东西呢？一个明确的概念，还是一个模糊的象征？它能不能点明什么存在、什么不存在呢？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实验。

请想象有一块很大的空地，装得下史上最大规模的“游荡者”游戏¹(Red Rover)的所有选手。你掀开了自己的头盖骨，所有的信仰都一股脑儿跑了出来，他们手拉手站在了场地的一边；而另一边站着一排排各种各样的真实事物。这时信仰们陆续喊出自己的名字。“非洲存在”的信仰高喊自己的名字：“我相信非洲是存在的！”这时非洲这个真实事物举起双手，然后他们双双跑到了场地的另一边，那里悬着一个写着“真实的信仰”牌子。“蜜蜂！我相信有蜜蜂！”“太好啦，我们就是蜜蜂！”然后他们又一起跑开了。“我相信有海王星！”“我就是海王星！走，喝一杯去！”然后配对成功，一起走掉了。到最后，场上还剩下一些信仰，他们举起手喊道：“我相信消失的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过！”但另一边没人回应它，因为没有消失的亚特兰蒂斯这种东西。“我相信有小精灵！”也没人回应，因为没有小精灵这种东西。“我相信有圣诞老人！”一样没人举手，因为并没有圣诞老人。相信圣诞老人成了错误的信仰，因为没有圣诞老人这种事实来对应它。

1 一种 19 世纪的儿童游戏，两队人站成两排，被点名的孩子要立即上前冲破对方的阵形。

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：我们无法把信仰分成小块，分了还怎么数呢？“我相信非洲存在”这个信仰，是由非洲的人口、国家和动物这些小信仰组成的超级大信仰吗？它是从属于“世界分成几个大洲”的子信仰吗？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它是一个实体？是也，非也，我们的所有信仰都汇聚成了一张网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能汇聚成一整个世界。如果所有事物都能两两对应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，所有信仰都手拉着手，完美地对应现实事物，这样一来，我的思想就能够完全跟世界对应上了。

但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。在做这个假设的游戏时，我们自己就站在场上的某处，充当着裁判，扭头看看一边的信仰，再回首看看另一边的事物。但当我们看着某个事物时，也可以说：因为我们相信它存在，才会看到它站在那儿。我们没有能力完全跳出这个框框，从外部审视这个世界，审视我们的信仰。

我们来看看这张描述认知的经典插图：

这人脑子里像个苹果似的的东西是什么？一堆原子罢了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说这是神经元和神经质细胞，说它是前额叶皮质、小脑、导水管周围灰质和海马体等的综合体，但人脑中可没有一样东西长得像苹果。什么时候我